

陈嘉谟及其《本草蒙筌》

陈 湘 萍

明代医学家陈嘉谟所撰《本草蒙筌》，是一部颇有特色的本草专著。全书医药紧密结合，内容精简扼要，间附己意，是临床实用的本草书。此书过去没有专门介绍，对此我们进行了初步研究。

一、作者及成书

陈嘉谟，字廷采，号月朋子。明·新安祁门（今安徽省祁门）人。生于宪宗成化丙午年，歿于穆宗隆庆庚午年（公元1486～1570年）。陈氏平时十分留意医药，对轩岐之术及其他名医著作，每每都加以研究。同时，非常重视本草。他说：“不读《本草》无以发《素》、《难》治病之玄机，是故《本草》也者，方药之根柢，医学之指南也”。作者在编写《本草蒙筌》序中着重指出：《大观本草》，则意重寡要；《本草集要》，则词简不赅；《本草会编》，则又杂采诸家之说，内容驳杂，备录各家异同，互相矛盾，不能分辨是非。”鉴于种种情况，作者取材于以上诸书，别其同异，分门别类加以论述。始自嘉靖三十八年己未（1559年），“凡五易稿七阅岁而始成”，在嘉靖四十四年乙丑（1565年）才将此书付梓。

二、部类及体例

《本草蒙筌》，全书十二卷，分为药性总论，出产择地土，收采按时月，藏留防耗坏，贸易辨真假，咀片分根梢，制造资水火，治疗用气味，药剂别君臣、四气、五味、七情、七方、十剂、五用、修合条例，服饵先后，各经主治引使，用药法象。卷一卷二分为：草（上、中、下）、木、谷、菜、果、石、兽、禽、虫鱼及人部等10部，共收742种药（实存738种，缺赤铜屑、白铜、黄铜、自然铜四药），每论述一味药，基本上先文后图，并注出别名，少数还标出君、臣、使。每种药物分论其气味、升降、有毒、无毒、产地、优劣、采集、所行诸经、七情所具制度、藏留、治疗之宜、应验诸方及药图等，最后并附作者按语，进而详细地描述各种药物的特征和鉴别，有其个人见解和发挥。具有内容丰富，实用有效的特点，是一部独具一格的本草专著。

三、内容及贡献

作者自叙编绘此书是为了启蒙初学，使学者便读而易记诵，选药以实用为宗旨，对药物炮制、品种鉴

别均有独到见解。

1. 药性理论。《本草蒙筌》对药性理论方面，结合临床实践有其自己学术特色。他指出“治疗贵方药合宜，方药在气味善用”。气味有厚薄，寒热有偏胜，禀质不同，其功亦异。对具体药物而言，气味阴阳并非孤立，必须合而视之，陈氏指出：“有使气者，有使味者，有气味俱使者，有先使味后使气者，不可一例而拘，有一药两味或三味者，有一药一气或二气者。”其论述药性，重视气味合参，为药性功能提供了较全面的基础理论。如对地黄的论述，陈嘉谟既参考前代记载的药性，又不拘泥于古，对不同的看法，提出己见。朱丹溪认为“气病补血，虽不中病亦无害”，陈氏却认为补血药多服，导致胃气亏损，提出“认证的真”的辨证施治原则，进而指出“血虚固不可专补其气，而气虚亦不可过补其血”的辨证用药规律。前人云当归为血药，能逐瘀血，生新血，使血脉通畅，陈氏认为当归为“血中气药”，并例述了“血药补阴，与阳齐等，则血和而气降矣”。求其主治相合，把药性与治疗紧密结合起来，反映了独立的学术见解。

在用药法象方面，陈氏主张应据其形、色、性、味、体来区分用药。从“形”可分“金木水火土”及“真假”，从“色”可分“青赤黄白黑”及“深浅”，从“性”可分“寒湿温凉平”及“急缓”，从“味”可分“辛酸咸苦甘”及“厚薄”，从“体”可分“虚实轻重平”及“枯润”，并分别指出治上宜“轻枯虚薄缓浅假”，治下宜“重润实厚急深真”，治中宜“平者”，其余随脏腑所宜处方。《本草蒙筌》较重视药性法象，据气味厚薄及升降浮沉的不同，将药物气味法天地四时之象，在“治疗用气味”一节中指出：“气者，天也。气有四：温热者天之阳，寒凉者天之阴。阳则升，阴则降。味者，地也。味有六：辛甘淡者，地之阳，酸苦咸者，地之阴。阳则浮，阴则沉。”陈氏认为药性具有升降浮沉之能，是由气味参合而定。这些药性理论对后世处方用药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2. 药物鉴别。陈嘉谟在药物鉴别方面有其独到之处，选药以实用为主，前代有名未用及罕见稀用者不列入。在药物品种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，陈氏说“药必求真，服才获效”。例如：细辛，首载《神农本草经》

列为上品药。陶弘景亦于徐长卿条下云,“其根正如细辛,小短扁扁尔,气亦相似”。后世一些医家只看须根,不辨花叶茎实,依须根为准,因而与细辛相混,《本草图经》细辛条下指出:“今人多以杜衡当之,杜衡吐人,用时须细辨耳”。《本草蒙筌》从药物形态、气味各方面来鉴别,“细辛,叶类马蹄,茎如麦蒿,其根甚细,其味甚辛,卖者多以杜衡假代,殊不知气虽小异,入口吐人,不可不细择耳”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更详细地归纳了细辛在当时和历史的混乱情况,“大抵能乱细辛者,叶似小葵,柔茎细根,直而色紫,味极辛者细辛也”。

又如:白前、白薇之鉴别,“白前似牛膝,粗长坚脆易断;白薇似牛膝,短小柔软能弯”。《本草纲目》中也引用此段原文,并且指出:“近道俱有,形色颇同,以此别之,不致误差”。文中还提及多种混淆品种,如以莽苕指人参,古圻灰云死龙骨,苜宿根谓土黄芪,苦蕒当菊花,姜黄言郁金,草豆蔻充草仁,土当称独活等等。此外,陈氏对产地较为重视,他说“地胜药灵”。如:艾叶,遍求蕲州产,独茎、圆叶、背白有芒者,称艾之精英。葶苈,陕西河北最多,山东出者独胜。及齐州半夏,华阴细辛,宁夏柴胡,甘肃枸杞,茅山延胡索、苍术,怀庆干山药、地黄。欬白术,绵黄芪,上党参,每擅名因地,均冠以地名。

陈氏擅长辨别同类功效。药物治疗,有多药同治一证,有一药治多种病证,详辨其药性功能,当列条者列条,不列条者文中注明。如:术分苍白,白者能补,有欬汗之效,苍者有发汗之能。当归有马尾当归与蚕头当归之分。芍药有赤白二种,赤芍药能泻能散,白芍药能补能收。分羌活于独活,辨枳壳于枳实。风寒咳嗽南五味为奇,虚损劳伤北五味最妙,这些都是符合临床辨证用药规律的。

3. 药物炮制。《本草蒙筌》在前贤炮制方法基础上,不但保存了古代重要炮制文献,而且有所发挥。他说:“凡药制造,贵在适中,不及则功效难求,太过则气味反失”。原则性指出炮制要因药不同,因病而异。书中指出辅料制作用:“酒制升提,姜制发散,入盐走肾脏,仍使软坚,用醋注肝经,且资止痛。童便制,除劣性降下;米泔制,去燥性和中,乳制,滋润回枯,助生阴血;蜜制,甘缓难化,增益元阳”。把药物配伍的理论引伸为“以药制药”的炮制方法,使之沿用至今。这些辅料制内容叙述全面简明,文字朴实,明、清以来在中医药界广为流传,不仅可用其解释辅料制作用目的,还可运用这些原则扩大药物使用范围,增加了炮制品种。此外,陈氏首次对中药炮制方法作了概括性

的归类,指出:“火制四:有煨、有炮、有炙、有炒之不同;水制三:或渍、或泡、或洗之弗等;水火共制造者,若蒸、若煮,而有二焉。余外制虽多端,总不离此二者”。

在具体药物炮制方面,陈氏也提出不少正确的意见,如:对水银的制法,陈氏首次提出“用磁罐二个,掘地成坎,深阔量可容二罐于坎,四围用土巩固,内盛水满。仍一罐,入朱砂半满,上加敲碎瓦粒,剪铁线髻如月圆样一块,闭罐口,倒覆下罐之上,务令两口相对,弦缝盐泥封固。以熟炭火先文,后武,煅炼一炷香久,其砂尽出,水银流于下罐水内”。水银取自于丹砂在历代本草书均已提及,《本草蒙筌》对水银具体制法论述颇为详细,后世医家加以引用制作。对秋石、川芎、云母、天南星等具体炮制的步骤与方法,论述亦非常详细。

又如,黄连治各种火邪,对不同的火邪以不同制炒。“火在上炒以醇酒,火在下炒以童便。实火朴硝,虚火醋,痰火姜汁,伏火盐汤。气滞火同吴茱萸,血瘀火拌干漆末。食积泻亦可服,陈壁土砂炒之。肝胆火盛欲驱,必求猪胆汁炒”。提出“因病殊治”的炮制方法,这一药性理论一直指导着临床实践。

综上所述,陈嘉谟在临床方面根基较深厚,善于继承前贤的学术经验,对不同的看法,提出己见。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,它还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,如雌黄条云:“与雄黄同,怀孕佩身,转男成女”等等。

结语

《本草蒙筌》为明代陈嘉谟所编一部本草专著,在学术上有一定的价值,对临床应用也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对《本草蒙筌》作了很高的评价,“创成对话,以便记诵,间附己意于后,颇有发明,便于初学,名曰蒙筌,诚称其实”。我们认为它在历史上曾对医药发展起过一定作用。

《河北中医》征订启事

自本刊公开发行人以来,承蒙广大读者、作者鼎力相助,刊物质量不断提高,为此,我们表示诚恳的谢意,并希望今后继续获得您的大力支持。本刊是以临床实用为主的综合性中医刊物,内容包括临床经验交流、理论研究、自学辅导、试题解答及中医急症等专栏,供中医临床工作者及教学、科研参考。为双月刊48页,每册定价0.50元。欢迎单位和个人届时到当地邮局订阅。期刊号18—30。编辑部地址:河北石家庄市青园街62号。